

格言
MOTTO

太阳小说

奔放文字，自在阅读

他的国

格言杂志社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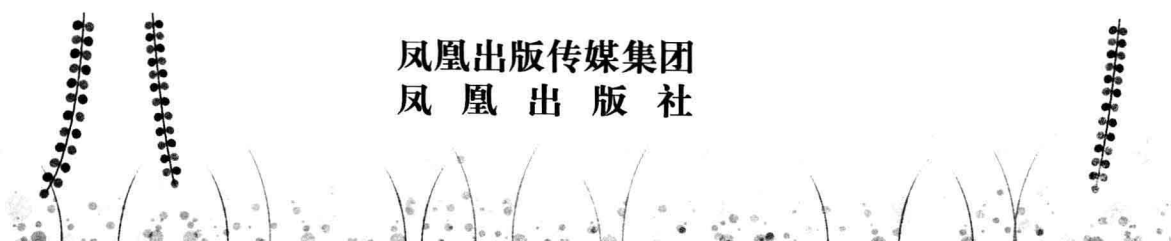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格言
MOTTO
他的国

格言杂志社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阳小说. 1 / 格言杂志社编著. —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5506-0171-0

I. ①太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汉语—语言读物 IV. ①H1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3877号

书 名 太阳小说1

编 著 格言杂志社

版式设计 张津楠 李玥

封面图片 达志影像

责任编辑 张叶青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(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)

开 本 700×1000mm 1/16

印 张 8

字 数 185千字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2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171-0

定 价 15元

(凡印装错误, 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目·录

他的国 | CONTENTS

梦见小飞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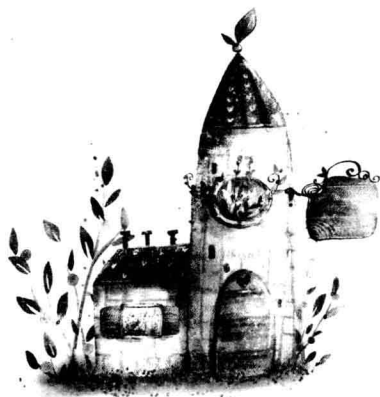
收拢起成长路上的枝枝蔓蔓，筑成专属自己的围墙，蓦然回首，渐行渐远的昨天，仍在原处徜徉……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06 | 模拟人生4.0 | 贺伊曼 |
| 13 | 达叔的江湖 | 温 隙 |
| 14 | 魔术 | 高慧勤 |
| 17 | 陪王子去流浪 | 小军淘淘 |
| 19 | 收买 | 黄 鱼 |
| 20 | 老流浪乐师的故事 | 尼娜·老塔拉扬 |
| 24 | 男孩的枪 | 王巨成 |
| 29 | 胡安发现了一条绳索 | 弗朗西斯科·埃斯卡特 |
| 32 | 再见，彼得潘 | |



斯巴达克城

谁的战场谁的家乡？谁的边疆谁为王？战火映在谁的泪光？谁的家园马蹄声声扬？

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36 | 老虎凳 | 史 雷 |
| 42 | 酋长的使命 | 李维明 |
| 45 | 主人公 | 王豪鸣 |
| 46 | 望乡战士 | 沧 月 |
| 50 | 出发的日子 | 秋元康 |
| 52 | 陆地上的船长 | 谢志强 |
| 54 | 愤怒的海豹 | 许金城 |
| 58 | 鲜衣怒马的少年 | 雪小禅 |
| 59 | 武林至尊 | 冷月潇潇 |
| 60 | 死城狙击 | 时未寒 |
| 63 | 隐形杀手 | 莫小米 |
| 64 | 谁将坐上“危险席” | |

总监制 李彤

总策划 谷雨

执行主编 路加 孟遥

编者 奕彤 白露 于于

目 录

他的国 CONTENTS

612号星球

千万别被这个世界驯养，浩渺无边的精神国度里，闪耀着更多浪漫、执著的星光……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70 | 少年英雄史 | 须 兰 |
| 75 | 星光 | 薛 峰 |
| 78 | 在时间的另一边 | |
| 80 |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| 夏初澈 |
| 87 | 获救 | 喊 雷 |
| 88 | 艾米的旅程 | 大卫卡森 |
| 89 | 第二次机会 | 泰勒·莫里 |
| 92 | 羚羊寻父 | 谢志强 |

维特无忧堡

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你是一片一片的雪落，我的世界纯美剔透、一片洁白……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95 | 一个小偷的自白 | 王建刚 |
| 97 | 战争 | 刘全银 |
| 98 | 黄昏中的男孩 | 须 兰 |
| 104 | 闪小说馆 | |
| 106 | 一起守护的秘密 | 七 天 |
| 110 | 马盖先的小刀 | 陈韵琳 |
| 113 | 错断 | |
| 114 | 当童贞的忧伤卷土重来 | 木 牧 |

119 他的国

少年在呱呱坠地那天，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

“在你打开这份礼物的时候，你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国。只是，你必须自己去寻找打开它的钥匙。你一定要问，去哪里才能找到？孩子，顺着时光走……”





N

梦见小飞侠

我，就是彼得·潘，夜幕降临时，我总从你窗前掠过，有时看到你欣喜若狂，有时看到你垂头丧气……你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拒绝长大？那么，欢迎你前往梦幻岛！我的住址？难道你忘记了？“右边第二个拐弯，一直飞到早晨”！



(1)

我们四个在21号房间初次相遇，被分到同一张桌子。此前在游戏里我们并不认识，甚至未曾谋面，而那一次成为我们彼此生活的相交点。很久之后我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，小羽安静地坐在我对面，刘帅摇头晃脑自顾自地分析牌局，而坐在右手边的于洁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我。那天太阳并不大，温度刚刚好，游泳池里池水碧蓝，身边陆续有人来了又走。

这个夏天，我沉迷于一场名为“模拟人生4.0”的游戏。我并不是个热爱网络游戏的人，我今年上高三，也不允许有多余的时间花费在无意义的娱乐活动上。我在家里的电脑上发现了这款游戏，可能是装机人员顺带安装在新电脑上的。我好奇地点开它，从此变成了一

个彻头彻尾的网瘾少年。

不得不说这是一款迷人的游戏。你可以扮演任意一个你所梦想的角色，或者仅仅扮演你自己。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孤身一人，或者团体作战。和大多数游戏一样，你必须经过无数关卡最后抵达无人之境，领回属于你的宝藏。有意思的是，游戏中的角色的动作表情设计堪称精妙，玩家可以通过快捷键来调整他们细微的面部表情，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内心变化。我第一次进入游戏大厅的时候，禁不住兴奋地低声惊叹，却同时险些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因为我不可置信地在耳机里听见了我所发出的声音，系统里同样显示出相应的字幕。

“嘿，老兄，第一次玩儿吗？”游戏里，我身旁走来一个和我所扮演的角色年龄相仿的

模拟人生4.0

◎ 贺伊曼





年轻人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可别被吓坏哟，我见过不少菜鸟刚来时都是你这种表情。”我仿佛能真切感受到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的力量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在现实中的一切都会相应传感到游戏之中，这超越了以往我对游戏的理解认知。我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在电脑这头惊喜地张开嘴巴。接着我看见，游戏中的“我”——一个玩世不恭的朋克少年——站在偌大的游戏大厅中，冲着未知的某个前方张开嘴巴露出惊喜的神色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游戏只分输赢两种结果，后来我便知道那只是狭隘的见解。在这里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体会到所有现实生活中的的一切，甚至包括那些你一直无法拥有的东西。

那个初遇他们三人的下午，我们在3号游戏台前坐了很久。最后我和小羽输了很多钱和装备给他们两个。刘帅是桌面游戏老手，我输他输得心服口服。令我们惊讶的是于洁这个小姑娘一直心不在焉地出牌，还时不时给我们讲几个冷笑话，却赢的分数最多。于洁从战利品里挑走了几件小羽的衣服，把剩下的钱都分给了刘帅，他们两个得意地冲着我们怪笑，并且相约下次再战。

“还是这个房间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不是，我们谁都不会一直停留在这儿，如果我们能顺利通关，可以约在30号、50号甚至100号房间。”

“总有新奇的事物在等待我们。”于洁眨着眼睛冲我说。

“其实我们可以结伴走。”刘帅说，“或许我们每人拟定的路线不一样，但金字塔只有一个。一路上我们还能互相照顾，我看我们挺聊得来，你们说呢？”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于洁高兴地拍着桌

台，“我可以带上我的男朋友吗？他打牌比我更厉害，准能赢光你们的装备和钱。”

我完全赞同。小羽坐在对面默不作声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其实玩这个游戏久了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独行闯关有多么艰难。起初可能还会享受无拘无束的自在，但当你走过很多条未知的道路，走向人烟越来越稀少的地方，这时你会不自觉地感到孤独和恐惧。

“我也同意。”小羽突然说，“遇见你们，我知道这绝非偶然。”她说，望着我们露出温婉的一笑。后来她说了一句真诚而令我们感动的话：“能在这儿认识你们实在是太好了。”

(2)

我所在的这个重点高中装满了我这样的人，男孩儿和女孩儿。我今年17岁，拥有一切这个年龄的少年本该拥有的烦恼和骄傲。班主任不太喜欢我，但我成绩不算太差，在一个按分数排座位的班级，我常年坐在第四排或者第五排靠窗的位置。我一度成绩很好，但那是刚进高中时，我考班上前十，当物理课代表。后来高二分文理科，我并没有依照自己的意愿学文，而是和被我恨之入骨的化学为伍。我也曾忿恨了一阵子，对父母强加于我身上的愿望感到厌恶和抵触。那时候我看见化学就会胃疼，甚至连最擅长的物理也开始出现不及格。我的成绩变差，以为是给父母最大的打击，但后来发现最终难过的只是自己。

好在我还知道自己年轻着，尽管什么也干不了但还年轻着，我只有17岁。我看着身边许多人渐渐老去，岁月的痕迹在他们身上显现得一天更甚一天。我明白年轻的力量有多巨大，年轻真好。



但学校始终使我倦怠。每天五点半开始早自习，一走进教室就能看见黑板上棱角分明的课程表，黑底白字，行行叫人晕眩。当然也有人这么认为。我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学习机器，他们体内都有永动机，每天毫无阻力地运转。你能感觉到来自暴风的挤压拍打，如果不动地缩成一根卑微的细针，就只好等待他们将你撕裂。

杨硕也是一根针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被逼弃文从理。他是个物理白痴，但化学就比我要强一些。考试时我俩总是合理分配，我做所有的物理，他做所有的化学。我在学校只有杨硕一个朋友，我俩有很多共同的生活方式，例如我们都不自觉地生活得像一根针。我喜欢和他聊天，和他闲聊的时候我眼前的世界可以缩小到只剩两张课桌。后来当我和我宿舍的永动机们再也无法相处的时候，我把床铺搬去了杨硕宿舍，从此以后他不仅是我的同桌，还是我的室友。

我开始玩“模拟人生4.0”之后，上课睡觉的次数多了，经常逃课去网吧。我让杨硕掩护我，他总嘟嘟囔囔说我这次沉迷一定有原因，不是我自制力太差就是在网上钓到了美女。

“我玩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。”我解释给杨硕听。

“你这个人小说看得多，游戏玩得少，再白痴的游戏你身为新手也会觉得有趣。”杨硕不屑地说。

杨硕和我不一样，他是个业已收山的网瘾少年，一切游戏在他看来只是过眼云烟。我没有告诉他令我沉迷的是哪一款游戏，我不想被他以过来人的方式教育，这样没有意思。

生活中好像没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但我

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和杨硕说过这个问题。杨硕也和我一样抗拒着目前的生活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而唯一清楚的是，我们想要的绝不只是一本课外书，睡一个懒觉那么简单。

(3)

前方永远是未知的，我们不清楚将会遇见什么。一切都充满着神秘、冒险的意味，这也是在我看来这个游戏和生活本该最相似的地方。

后来我们五个人结伴而行，于洁的男朋友老马也加入了我们。老马是个健谈的人，和于洁一样性格开朗喜欢说笑，每当我们在某个房间找不到游戏台的时候，他就站出来交涉。

“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是说你和老马，老马看起来不像个学生。”刘帅冲于洁说道。

“你倒还有精力八卦，你看老贺，他已经彻底蔫儿了。”小羽瞪了刘帅一眼看向我。

我瘫在椅子上面，冲他们摆摆手，示意他们继续，不用管我。

刚才通关的时候我消耗了过多体力，刘帅和老马也伤得不轻，我们都没想到那个白胡子老头的战斗力会那么强。游戏里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是一人闯关，系统会自动将boss难度值设置得比较低，而如果是多人结盟，会根据人数选择boss的难度。第九关系统给我们分配的boss是一个老头，银发银须，身手极为灵活。一开始我小看了他，借了小羽两件装备没多想就和刘帅结盟跟他决斗。两个回合之后，我俩战斗体力值速减而老头纹丝未动。后来老马过来帮忙，又两个回合，才险胜通关。那时候我的战斗数值已经归零，刘帅和老马分别只剩一半。看来今天下午我们又得在游戏房里度过，



等待各自的体力值恢复正常才能继续往前走。

我拿起桌上的冰水喝了几大口，看着体力值一点点回升，思维缓缓回到刘帅的问题上。

“我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，说出来你们不信，我和他前女友是好朋友。”于洁往老马身上拧了一把，笑嘻嘻地冲我们说道。我忍不住大笑，能想象出现实中的老马一定被于洁拧出一个不小的淤青。

“啊？”刘帅咋呼起来。刘帅年龄比我们都要大，大学毕业一年仍旧处于待业状态。

“我和他前女友早就认识，关系很好的那种。”于洁毫不保留的笑永远挂在脸上，“我认识女生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，后来他们分手，女生把这个死鬼介绍给了我。”

我们都笑了，他们两个总让人感到高兴。小羽笑得很腼腆，她总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气质。

“上大学很轻松吗，你好像没有烦心事。”我问小羽。

她笑着把脸扭向我，想了想说：“比起高中来，确实轻松不少。就像中学时候的体育课，尽管老师布置了任务，但其实还是忙活各自的事情。”

“哦，每天都是体育课。”我咕哝道。

“也不是每天，总之自由些，你更会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想做什么。”

“其实你现在并不比我们，玩这个游戏对于你来说简直毫无益处，你还得考大学。”她忽然冒出这句话，表情淡然。

我并没有想到她会突然说这个，心里开始莫名翻腾：“你是说，我其实并不应该玩这个？”

“说实话，是这样。”小羽的声音还是很平静。

我“嚯”地站起来，那一瞬间我感到很暴躁，很想大吼大叫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小羽的一句话让我反应这么大。“我为什么玩这个游戏，那是因为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愉快，这种游戏里的状态，是我所一直期望的。”我冲小羽说道，“或许我说出来你也不能明白。”

我的双脚犹豫着，最终还是离开了那张游戏桌，那个房间。那是我第一次和游戏里的朋友产生冲突，也是记忆里唯一的一次。

(4)

回到学校还在上第二节晚自习，我偷偷坐回座位，杨硕纳闷地看着我：“怎么回来了？”

我看了他一眼没搭腔。

“挂了？没事儿，来来回回几次就习惯了，以后干什么都是这样。”杨硕说。

“不玩儿了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还得高考。”我烦躁地在资料上划了几道，“没劲透了。”

那一个星期我开始正常上课，班主任叫我到办公室训了几回话：“你要再这样，就给我回家去，学校不缺你一个。”班主任四十多岁了，头油厚重，略有秃顶。有一回看见他接一个像是女儿打来的电话，语气陡然变软，脸上露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笑意。

我想起原先看见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沓信纸，我凑上前一看竟是诗歌。班主任是个教数学的，此前只听说他可以倒背《长恨歌》如流，但不知道还有这爱好。

“老师，除了教学以外你还有什么别的爱好？”我有一次问他。

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像听不懂我在说



什么：“管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别瞎操心。”他让我回去，自己好像又呆呆地望着空气里虚空的某处，此后他没再找过我训话。

而我还是怀念游戏里的生活。后来我把“模拟人生4.0”形容给杨硕，向他描述我开始对这个游戏的奇异功能感到有多吃惊，以及遇见的几个朋友，当然也包括我离开的原因。杨硕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：“游戏总是不可靠的。”

我把这话当耳旁风吹过，上课下课时常跑神。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当有一天我再次歉意地让杨硕重复刚才他的话时，杨硕忍无可忍：“你还是继续玩你的游戏吧，看来还是那个老贺比较正常。”

我决定还是回去。我分别给他们发了消息，给小羽发消息的时候我的手略有犹豫，还是发了过去。这个下午，我们又聚在一起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不想被大家认为我还年轻不懂事。

“这两周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了吗？”尽管我努力使自己表现镇定，但还是难耐喜悦，想必他们看得很清楚。

“当然有。”于洁抢着说道，“可把你盼回来了，我们这两周并没有往前走，我们总是坐在这间房里等你。”

刘帅插话进来，又往小羽的方向看了一眼：“大概只有一件算是喜事。”

我这才知道，我离开的这两周其实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于洁和老马租的房子到期了有一段时日，前几天突然被物业断掉水电。“他俩竟然也像水蒸气一样突然从游戏里消失了，就和你一样。”小羽说。

“感到怕了吗？”我揶揄她。

“不，真正让我感到恐慌的是后来刘帅也

走了。”小羽握着手里的杯子，突然软弱得像一棵小树，“他正好接到通知过了一个公司的面试，打算就此工作去了。”

刘帅冲我们说：“我当时真以为你们都不会回来了。”他像在解释，但又用着一种罕见的接近严肃的语气。

“你们接二连三地消失，游戏里不比现实，你们发生什么事我们并不能帮忙解决。我知道，有些时候一个突然间的离别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。”

“刘帅走后的那两天，是我最难熬的两天。”小羽看着我们，停顿了一会儿说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，游戏里虚拟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冲破，可以通关，夺金，战斗，以物易物。而和我朝夕相处的你们一旦突然消失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“那时候我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。”小羽低下头哭了。一瞬间我们陷入了沉默。我想起这个游戏刚被我归入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，也是这样一个静谧和煦的下午，此时我们又围成一个圆圈坐在这里，终于真诚地融入彼此。

“我们相信一切还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最后我们凑够钱把费用交了，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多。”老马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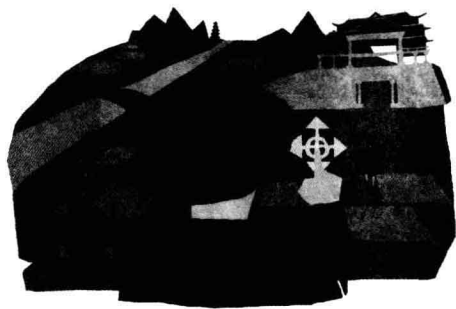
“刘帅就惨淡一些，那个公司不靠谱，他过去待了一天就回来了。”于洁笑着说。

刘帅作势叹一口长气：“还不是因为我挂念你们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那些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了。

“不是说还有一件喜事吗，说来听听。”看到气氛开始恢复，我问。

他们一致投向小羽的眼神使我疑惑，小羽眼眶外还残余些半干的泪水，被阳光切出无数



个棱角分明的湖泊，在那湖泊里我看见无数个自己。

“我想他们是指我的男朋友丁丁。”小羽抬起头对我说。

(5)

“我很满意，我在游戏里能够获得现实里不能拥有的东西。”我对杨硕说，“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验。你知道的，现实里我没有目标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喜欢的女孩儿，这些方面你和我是一样的。”

“不一样的是我已经不玩游戏了。”他说。

“至少你曾经玩过，我很纳闷你是怎么忍心舍弃他们的。”

“课外书总有一天会被没收，懒觉也不能一直睡，总有戛然而止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明白。”杨硕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“不如说说你的情敌。”

“你说丁丁？”

“对。他怎么样，你对他难道没有恨之人骨？”

“我在渐渐接纳他，就像当初我们接纳于洁的男朋友老马，我甚至已经把他当做朋友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喜欢小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和她有没有

男朋友无关。”

“不错，你很成熟嘛，出乎我的意料。”杨硕朝我背上拍了一记。

“当然，这游戏教会我很多东西。”我挠了挠后脑勺，对杨硕说，“你这过来人不会没玩儿过吧，应该最清楚。”

游戏里六人同行，似乎是个最和谐的组合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终点到底有多远，但这样过了两个月，我们似乎隐约感到它并不远了，就快要到了。

这期间刘帅动摇过两次，他并没有跟其他人说，而是和我商量。

“其实为了能继续和你们一起玩，我错过了好几次面试的机会。”他用一种犹豫不决的语气，“我似乎只能和你说这个事情，他们，我怕伤他们的心。”

我明白，刘帅毕业后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地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奋力寻找一份收入来源。我知道他过得并不容易。

“可是你知道，压力越大，你会越想找一个出口发泄，而这个游戏就是我舒缓压力的地方，游戏中的世界恰恰是我最向往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我缓缓地说。

“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向往这么一个地方，无忧无虑，有朋友陪伴，有依靠有奋斗目标。”

“任何人都一样。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玩家沉迷虚幻的游戏世界，不愿回到现实。”

“所以我时常问自己，我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和你们玩这个游戏，毕竟拖得越久，我面临的现实就越残酷。”刘帅的话里带着犹豫和困惑。

“看来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是吗？”我抬起头看着刘帅，他似乎有些惊讶地望着



我，“总有一天现实会代替虚幻，一切都会回到最初的模样，就像我们从没有来过这里，毕竟那才是你原本的生活。”

(6)

那一天来得没有任何预兆，我们和往常一样艰难通完一关后进入一个沙漠领域。又往前走了一阵子，我们看见了预想中的金字塔。

我看见金字塔的时候竟然莫名其妙地想到杨硕跟我说的那句话——“还是要回到这儿，课外书总有一天会被没收，懒觉也不能一直睡，一切都有戛然而止的时候，我们就又回到不可逃避的生活里。”

“我不想要宝藏了。”小羽突然停住脚，声音很轻。

此时我们已经走进金字塔内部，只要再通一扇门，装有宝藏的箱子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
没有人说话，但所有人都停了下来。我们都知道进入这扇黑幽幽的大门除了胜利还意味着什么。终结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会终结。几个月之前，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到宝藏，而现在，我们似乎都陷入对游戏过程的享受中，结果似乎不再重要。刘帅在不远处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我看向他们每个人眼中，令我惊讶的是我几乎能从他们的双眼中看到各种不同的答案，那一瞬，只那一瞬，我感到我所面临的抉择有多么巨大和艰难。

耳边杨硕的话再次袭来。

——“还是要回到这儿，课外书总有一天会被没收，懒觉也不能一直睡，一切都有戛然而止的时候，我们就又回到不可逃避的生活里。”

——“很多时候你明知是生活选择你，而

不是你选择生活。你为此必须默默承受，只因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我望向他们最后一眼，黑暗里他们的面孔不再清晰，我推开这扇布满苔藓泥尘的沉重之门，转身走了进去。

(7)

“回来了？”杨硕左手撑着脸颊问我。

“回来了。”

杨硕懒洋洋地望着我，嘴角挂着似有似无的微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“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”我看着他笑出来。

“你最后是怎么下决心通关的？”他问。

“我想到你说的那句话，”我说，“就像一个过来人说的通关箴言。”

“的确是过来人，没错。”杨硕停了一会儿抬起头说，“现在你终于肯认清现实了？”

我看着杨硕没说话。

“模拟人生根本没有开发线上游戏，更没有什么所谓的4.0升级版。它只是一个垒房子的单机游戏。”杨硕说完这些就停住了，像在等待我的回答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冲杨硕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，“离开游戏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谢谢你一直没有点穿我。”那个世界越是美好越是遥远，它只有在大脑中被营造被虚拟时才变得近在咫尺，最后一刻需要你跳出来，来决定自己到底应该待在哪里。

我把头扭回去，预备铃已经响了，学习委员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衣站在讲台上擦黑板。他把昨天的课程表一行行擦掉，又转身捏起一根白色粉笔，对着手里打印好的单子，写下新一天的课程。

（摘自《萌芽》2010年第7期，一清图）



我的家在乡下，村口有一条小溪流过。小溪边上有一颗大树，傍晚的时候，达叔总是会坐在那里说书。

我们的村子是个偏僻的地方，村里人大多种地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只要人人都努力劳动就能够填饱肚子。偶尔也会有人出去，但是出去了的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所以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仍旧是一无所知。据说达叔是唯一一个出去过的人。

傍晚时候，村里人总是会聚拢在树下，听达叔说他无数次搏斗拼杀、死里逃生的经历。

但大人们说达叔一直就很会吹牛，回来后更练就了一身说书先生的本事。但达叔倒也说得很好听，所以他们也总是会给达叔一些粮食和基本生活用品，以维持这个村里唯一的娱乐。

达叔总强调他不是说书先生，这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，末了，还会感叹一句：“井底之蛙啊。”

我对达叔的话深信不疑，因为我觉得达叔跟村里的其他人不同。他们每每听完笑过后就各自回家，第二天继续种他们的地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而达叔在人群散去后总是会拿出他的旱烟，静静地思考，许久，抽上一两口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问他，他也从不说，总之在我看来，肯定跟种地无关。

达叔说外面的世界叫做江湖，步步危机、人心险恶，但是又充满挑战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生活。他每每

讲到高兴之处，眼睛便瞬间有了光彩，跟着化指成剑，收掌为刀，凭空虚砍一番；又或是讲到惊险之处，则不停地伸手抹汗，仿佛那危险的境况就在眼前。

于是我开始对江湖异常地向往：向往狂沙客栈的牛肉，向往蝴蝶湖畔的美酒，向往在月下泛舟赋诗，向往在沙场挥刀杀敌。每次我听到这些故事，总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，就像达叔点烟时冒出来瞬间炽烈的火花。

后来，达叔越来越老，他讲的故事开始颠三倒四，随性而至。有时候一段重复好多次，有时候同样的一个故事他会说出几个完全不同的版本。村里人来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，到后来他几乎不讲了，只是静静地在村口坐着，偶尔抽一两口他的旱烟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决定要离开村子了。离开村子的时候，达叔还在村口坐着，木然地望着向村外延伸的小路。

我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达叔，既然当年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”

达叔干笑了两声说：“其实，我从来就没有出去过。”

（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0年第34期，韩兵图）



达叔的江湖

◎ 温隙

魔术

◎ 高慧勤 编译

一个秋雨的夜晚，我来到了魔术师米斯拉的家。

寒暄过后，有意无意地听着外面雨打竹林的淅沥声。俄顷，老女仆端来了红茶。米斯拉打开雪茄烟盒，问道：“如何？来一支？”

“谢谢。”我没有客气，拿起一支烟，划着火柴点上，开口问道，“供您驱使的那个精灵，好像是叫‘金’吧？那么等会儿我要见识的魔术，也是借助‘金’的力量吗？”

米斯拉自己也点上一支，微微地笑了笑，吐出一口烟，味道颇为好闻。

“认为有‘金’这类精灵存在，是数百年前的想法，也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时代的神话。我师从哈桑·甘学到的魔术，您如想学，也不难掌握。其实，不外乎是一种进步了的催眠术而已。——您看，手只要这么一比画就行了。”

米斯拉举起手，在我眼前比画了两三次，像三角形的形状，然后把手放在桌上，竟然摘起一朵绣在桌布边上的红花。我大吃一惊，不由把椅子挪近些，仔细端详那朵花，果然不错，直到方才，那花还是桌布上图案中的一朵。米斯拉将花送到我鼻前，我甚至嗅到一股似麝香之类的浓重气味。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米斯拉依然微微笑着，信手把花又放回桌布上。不用说，花一落到桌布上，又还原成原先绣成的图案，别说摘下来，就连一片花瓣也休想让它动一动。

“怎么样，很简单吧？骗骗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。我的这点魔术，您如想学，也不难掌握。”

“您变魔术的本领，虽说早有所闻，却实在没料到会这么神奇。您方才说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要学也能学会，该不是戏言吧？”

“当然能学会。无论谁，不费吹灰之力都能学会。但唯有一点……”米斯拉话说一半，两眼紧紧盯着我，用一种不同以往的认真口吻说，“唯有一点，有私欲的人是学不了的。想学哈桑·甘的魔术，首先要去除一切欲望，您办得到吗？”

“我想我能办到。”

我嘴上答应着，可心里总觉得不妥，立刻又补上一句：“只要您肯传授。”

但米斯拉的眼里流露出怀疑的神色，终于还是落落大方地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我来教您。虽说简单易学，但学起来毕竟要花些时间，今晚就请在舍下留宿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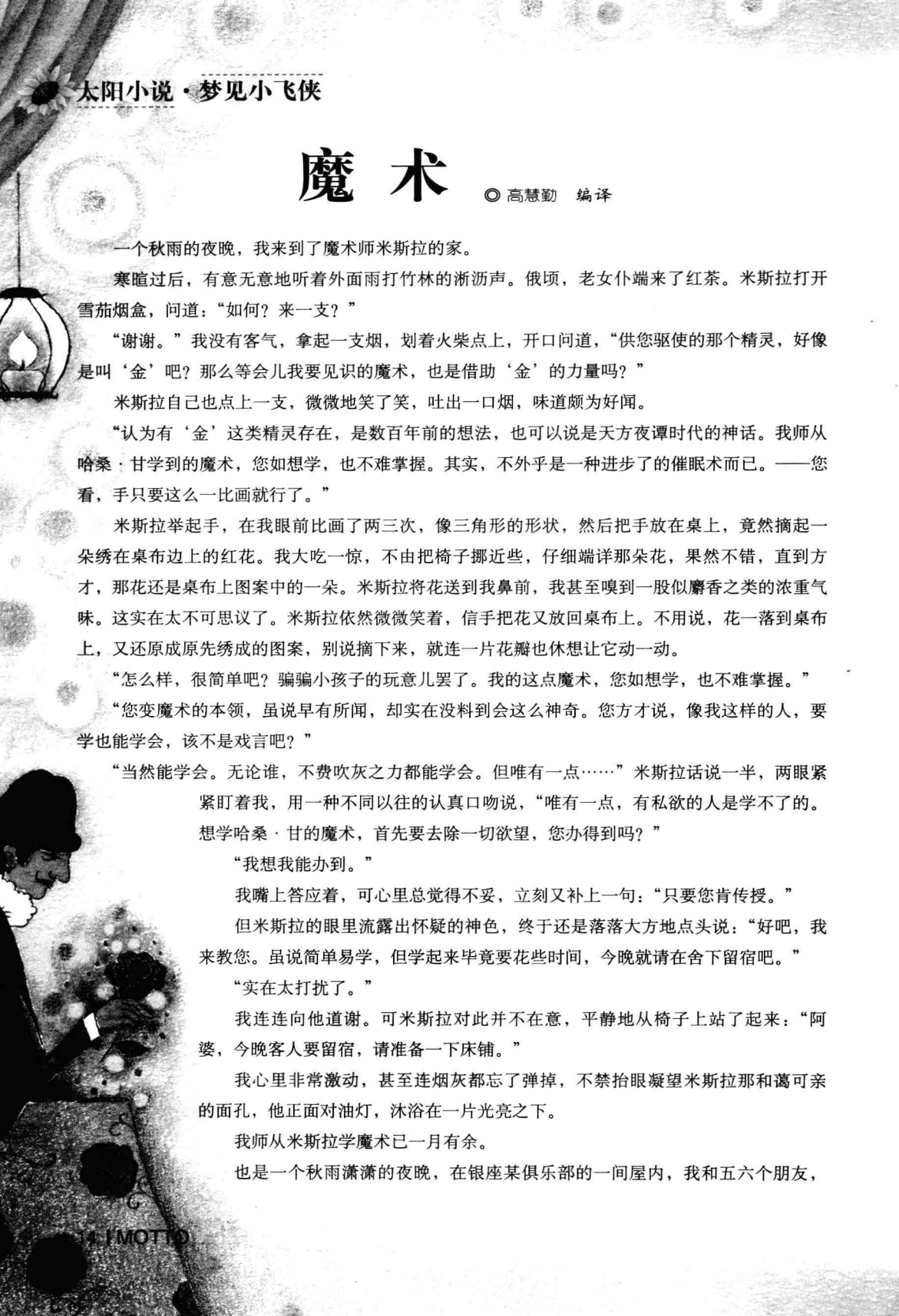
“实在太打扰了。”

我连连向他道谢。可米斯拉对此并不在意，平静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：“阿婆，今晚客人要留宿，请准备一下床铺。”

我心里非常激动，甚至连烟灰都忘了弹掉，不禁抬眼凝望米斯拉那和蔼可亲的面孔，他正面对油灯，沐浴在一片光亮之下。

我师从米斯拉学魔术已一月有余。

也是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，在银座某俱乐部的一间屋内，我和五六个朋友，



围坐在火炉前，兴致勃勃地随便闲谈。

我们笼罩在雪茄的烟雾里，谈论起打猎、赛马的事，然后，其中一位朋友把尚未吸完的雪茄丢进火炉，转向我说：“听说你近来在学魔术，怎么样？今晚给我们当场变个看看，如何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把头靠在椅背上，俨然一副魔术大师的派头，自命不凡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一切拜托了。请来个神奇点的，要那种江湖上变戏法儿的耍不来的。”

看来大家都很赞同，一个个把椅子挪近，催促似的望着我，于是，我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：“请你们仔细看好，我变魔术，既不弄虚，也不作假。”

说着，我卷起袖口，从炉火里随便捞起一块炽热的炭火，放在手掌上。这点小把戏，或许已经把围在我身边的朋友吓坏了。他们面面相觑，凑到跟前，生怕我被火烫伤。

我反倒愈发镇定自若，慢慢在所有人面前展示一番。接着，猛地抛向拼花地板，炭火激散开来。刹那间，地板上骤然响起一种不同的雨声，盖过了窗外的淅沥声。那是通红的炭火，在离开我掌心的同时，变成无数光彩夺目的金币，雨点似的洒向地板。

几个朋友都茫茫然如在梦中，竟忘了喝彩。

“就先献丑来这么两下吧。”我面露得意之色，慢条斯理地坐回椅子上。

“这些，全是真的金币吗？”他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，好不容易有个朋友开口问我，那已是5分钟后的事了。

“不信，可以捡起来看看。”

“不会烫伤吧？”一位朋友小心翼翼地地板上捡起一块金币，仔细察看起来，“是真金币，喂，茶房，拿扫帚和簸箕来，把这些金币扫成一堆。”

茶房马上照办，把地上的金币扫到一起。几个朋友围着桌子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对我的魔术赞不绝口。

“看起来，总共值二十来万元吧。”

“哪里，似乎还要多，要是堆在一张精巧细致的桌子上，我看足以把桌子压垮呢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学的这手魔术可真了不起呀。顷刻之间，黑煤就变成金币了。”

“这样下去，不上一个星期，你就足可同岩崎啦，三井啦分庭抗礼，成为百万富翁啦。”

我依旧靠在椅子上，悠然地口吐烟圈，开口道：“哪儿的话。我这手魔术，一旦利欲熏心，就不灵验了。所以，尽管是堆金币，诸位既然看过，我就该马上把它抛回原来的火炉里去。”

几个朋友合力反对起来：把这么大一堆钱，还原为煤火，岂不可惜。但是，我和米斯拉有约在先，非要把金币抛回火炉里不可。这时，有一位素以狡猾著称的朋友不屑地讪笑起来。

“你要把这堆金币还原为煤火，而我们则不愿意。这样争论下去，永远没个完。依我之见，不妨用这堆金币做个赌本，咱们来玩把纸牌。要是你赢了，这堆金币随你的便，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一旦我们赢了，这堆金币就得归我们。这样一来，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”

对于这个建议，我仍然摇头。然而，这位朋友愈发连讥带讽，狡黠地来回打

量着我和桌上的金币，说：“你不和我们玩儿纸牌，恐怕是心里不愿让我们几个得到这堆金币吧？你说什么变魔术，要舍弃欲望啦什么的。如此说来，你下的这份决心，岂不是大可怀疑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并不是舍不得给你们，才要把这堆金币变回煤火的。”

“那好，咱们就玩儿牌吧。”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和朋友们勉强玩儿了一阵纸牌。但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平时玩牌一向手气不佳，唯独那天晚上，大赢特赢。而且，更奇怪的是，开头我并无兴致，渐渐觉得有意思起来，没过十分钟，就忘乎所以，竟玩得着了迷。

他们几个原打算把我那堆金币一分不留地瓜分个精光，才故意安排一场牌局，可如今这么一来，一个个简直都急得变了脸，不顾一切，也要争个输赢。但是，不论他们如何拼命，我不仅一次没输，末了反而还赢了一大笔，差不多有这堆金币那么多。于是，方才那位诡计多端的朋友，像疯子一样，气势汹汹地把牌伸到我面前，嚷道：“来吧，抽一张。我拿全部财产做赌注。地产、房产、马匹、汽车，倾其所有，同你赌一把。而你，除了那些金币，还要加上赢的这些，统统都押上！”

刹那间，心中的私欲抬头了。这次要是不走运，不但桌上堆积如山的金币，甚至连我好不容易赢到手的钱，最后都得叫这几个对家悉数掠走。但是，这一把倘若能赢，对方的全部财产，转手便统统归我所有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如不将魔术借来一用，那苦学魔术还有什么意思？这样一想，我迫不及待，暗中使了一下魔术，以决一死战的气势说：“好吧。你先请。”

“九点。”

“老K！”

我得胜而骄，大叫一声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牌上的老K像是附了魂，抬起戴冠的头，忽然从牌里探出身子，拿着宝剑，彬彬有礼地咧开嘴，露出诱人的微笑，用一种仿佛耳熟的声音说：“阿婆，阿婆，客人要走啦，不必准备床铺啦。”

话音一落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连窗外的雨声，都骤然变成竹林间那凄凉的潇潇细雨了。

猛然间我清醒过来，环视一下四周，发觉自己依旧与米斯拉相对而坐，他沐浴在煤油灯微暗的光亮之下，脸上露出宛如牌上老K一样的微笑。

再看夹在指间的雪茄上，长长的烟灰仍未掉落，我终于恍然，所谓一个月之后，只不过是两三分钟内的一场幻梦。但这短暂的两三分钟里，无论是我，还是米斯拉，都已清清楚楚地明白，我这个人，已没有资格学哈桑·甘的魔术了。我羞愧地低下了头，有好一阵儿开不了口。

“要想学我的魔术，首先就要舍弃一切欲望。这点修为，你看来还差了点儿。”米斯拉露出遗憾的目光，胳膊支在四周绣着红花图案的桌布上，平心静气地劝导着我。

（摘自《青年博览》2010年3月上半月刊，丛威图）